

心窗
片羽

暗夜里的回复

□朱朱

饭桌上提到一位女性,短短几年时间买了几套房、换了车、离了婚,还换了新男友。明明是业务能力超强带来的经济自由,可多数人的关注度还是她做事目的性太强,鄙视她把各种欲望写在脸上。

很久以前,人们已经习惯了对自己与他人的双标,对自己各种宽容、为自己找借口,对别人的态度,会随着别人越来越成功,从一开始的嫉妒到羡慕再到愤怒。

的确,遇到直截了当没有开场白的人,是有点不适应,仿佛音乐的过门儿听久了,直接听到唱词会吓一跳。但真正做事的人,向来都目的性明确。先谈事情,再谈其他。其实这也没啥不对的,没有弯弯绕的人,反而好相处。

人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,完全是因为成长的过程很矛盾。若是把从小的规则一贯到底,肯定会头破血流,假如全部推翻,又可能万劫不复。省心省力的大多数是跟着别人的老路再走一遍,不会被赞扬,也不会被鄙薄。不走寻常路的,承担了成为自己而遭遇坎坷的风险,失败了当然会被唾骂,成功了又会被推崇。生活里的双标真是遍地可拾。

为什么人们会鄙视把欲望写在脸上的人?人类从开始群聚,就有对异类的惯性排斥,除非这个异类特别强大。那位女性,强者的姿态只是比身边人高出了一点点,哪天她身家过亿,谁会去说她签约目的性太强?

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里有这样一句话:人好比河流,所有河里的水都一样,可是有些河道地方狭窄,有的地方宽阔,有的地方湍急,有的地方平坦,有的地方清澈,有的地方浑浊,人也是这样。每一个人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本性的胚芽,有时候表现出这样一种本性,有时候表现出那一种本性,有时变得面目全非,其实还是原来那个人。

从前跟着周围的人一样去鄙视和怠慢,后来慢慢学会了理解和包容。那位快速成长的女性,原生家庭复杂多变,女孩儿成长期缺乏完整的爱,必定会在别处找补。果然,成年后她事业蒸蒸日上,虽年轻但早早懂得人情世故,知道时间的宝贵,对情感的处理始终冷静理智,从不拖泥带水。肯定有不妥,但她会快刀斩乱麻。愿意接纳的同时,也有了迅速纠正的勇气。

后半夜睡不着的时候,跟人探讨这样一个问题:我们是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副老油条的模样?对方半晌回了这样一句话:没有深度体验过人生,共情与同理心始终在浅表层,只有在生活的油锅里烹过、炸过,才能活得酥脆热忱。

那么我们伤筋动骨地煎熬了自己,就为了去理解别人?

他说,当然不是,这跟中药的君臣佐使差不多,谁都不是为了成就谁而存在,有相须相使,也有相恶相杀。

真正高明的解释都有一种相同的气质,说了就像啥也没说,可仔细想想,又寓意非常。

刚刚降温的夜晚寒风凛冽,我在温暖的被窝里看着这样的神人回复笑出了声。



岁月的痕迹
吴久久

小火种

□毛文文

和村庄一样宁静
心无纠缠,这挂在枝头的
红柿子,是人间配上的
小火种,一边暖秋风
一边孵出村庄的坠花湮

一个挨挤着一个,高挂的诱惑
无人急着品尝。从没料到
曾经果腹而在光阴的饮恨里
落地成小松鼠的口福

从品尝为主到观赏为主
红柿子光芒高过树林
一个个鲜红着阳光
走进秋天,精心
滋养一个个丰稔日子

紫琅
诗会

“关机日”,陪你去原野深处

□明前茶

40岁生日,好友廖慧发愿说,步入中年,她要有一点新改变。在周日这一天,除了进入公共场合,防疫人员要查看绿码,其他时间,她就把手机关掉,退出群聊,不看各种无厘头小视频,不在朋友圈里搭讪点赞。

众人皆笑廖慧异想天开:这年月,大家离了手机,就像鱼儿离了水,秧苗离了土,鸟儿离了翅膀和上升气流,还能活?何况,离了手机,这一天你不嫌空得慌?

要知道,之前,廖慧的周日,都在冲锋陷阵地送两个娃上各种培训班。

数月之后,我看到了廖慧的一小批“关机日”的成果——原来,她这段时间重温了山口百惠出演的老电影《古都》,被里面有关植物染的唯美画面打动,迷上了染布。正好,两年前,夫妻俩在郊区租了乡里人家自建的一间小木屋,周围都是阳光普照的群山,木屋外面有场院、有露台,廖慧便从网上搜罗了一批白坯布,白色桑蚕丝面料,一到周日,她就驱车带着两个孩子前往郊区山间,带着孩子在山野间采摘植物的叶片、花朵、果实与树皮,将植物洗净后分门别类,用打汁机打碎,再水煮,用布过滤掉杂质,留下“颜料”来染布。

染出土布上的图案并不复杂,可先用蜡刀蘸取融化的蜡,以刀代笔,先在布料上将图案画出来,等蜡干透后形成防染层,再浸入染缸中,染完颜色,抖开布料,与空气充分接触进行氧化处理,如是再三,等染料充分渗透进每一根棉、麻、丝的肌理后,用清水投洗一遍,放进热水锅煮掉蜡层,防染层覆盖的地方,就会露出带有少许冰裂纹的白色图案,再在晾衣绳上吹干即可。

整个的染色过程,就是带着孩子们玩。廖慧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,要是成天盯着手机,天天就想着看小视频、打游戏,远离原野和大自然,孩子们怎么会想到染灰黑色的围巾或风衣,要用到南烛树叶,染黄色布帽或裙子,不仅可用金黄的万寿菊,还可利用梔子花结出的果实呢?从前,孩子们只见过浓白的、香气扑鼻的梔子花,哪会留心到梔子花谢了,会结出橄榄一样的果实,入秋后,果实会变成橙黄色或橙红色,将其捣碎浸泡,便可得到鲜丽的黄色染料。孩子们从前也不知道,滑溜溜的木耳菜,学名叫作“落葵”,会开花,也会结果,成熟的落葵种子是红色的,随着秋意浓郁,它慢慢变成了近乎黑色的深红色。捏破果实,会迸出胭脂般的汁液,可以将裙子、罩衫、布包染成半透明的、让人心旷神怡的红色,还可为家里手作的糯米团子“点绛唇”。

植物染与众不同的一件事,就是一样原料与工序,每次染出来的颜色都有微妙差别。田野里散发浓烈药香的艾草,如果在端午节采摘,染色偏绿;如果在中秋节后采摘,染色偏黄;枇杷树的老叶,染成的茶巾是深棕粉,而嫩叶,染出来的是娇粉色。捣烂观音草,用井水、自来水、山泉水等浸出来的染料,可能会出现粉红色、紫红色及棕红色等不同的变化,这是因为,水中的矿物质与酸碱度不同。这些变化,既蕴含了二十四节气转换之韵律,蕴含了柔软蓬勃的春意,与金属般铿锵萧瑟的秋气,也蕴含了植物的青春年华与老成晚景。

植物染中蕴含着多方面的知识,包括生物、化学、美术、诗词人文,廖

慧带领孩子学习这些知识,并念诵秦观的词作《南歌子·香墨弯弯画》给孩子听:“揉蓝衫子杏黄裙,独倚玉阑无语、点檀唇。”这里面说的就是植物染呀。轻柔的色彩,自然地洒落在柔软的棉麻布,洒落在半透明的桑蚕丝上,仿佛蕴含了太阳与晒干草垛的香气,也蕴含了月亮与露水的阴柔与清甜,这些自然美的呈现,让时常处于紧张状态中的廖慧和孩子,感受到大自然清风拂面的轻松感。

在小木屋,廖慧还带着孩子们玩“植物敲拓染”,就是在已经染好、吹干的植物染围巾、手帕或桌布上,把捡来的植物叶片、花朵“拓”上去。办法也并不复杂,只要将植物平放在棉布上,盖上一层厚纸巾,用小槌子或一颗卵石轻轻敲击植物,花草、蕨叶、爬藤树叶的汁液就会渗透进织物肌理中,形成自然的颜色与形状。揭开纸巾,将软烂紧贴的植物也轻轻揭去、静置,等待色素在空气中氧化,以冷水清洗棉布,晾干即可。

由春至秋,那些美丽的花朵或伸展的芽叶,通过植物拓印的方法,留下了与孩子们的眼睛与手相遇的温馨画面。它们带着光影、色泽,与微妙的植物气息,一直留到漫长萧瑟的冬天,构成了孩子们茁壮生长的精神世界。廖慧说,放下一天手机,并没有损失什么,相反,这一行动将她和孩子从狭小的家中释放到原野上,让他们充分打开视、听、触、嗅、味等五感,去体验自然的变化,大地的慰藉,季节的赐予,这也令她身心舒展,有耐心、有余裕去教导出精神世界足够柔韧、明亮的孩子,他们才可获得充沛能量,去应对成长中的一系列挑战。

玉兰
一瓣